黄河与我们的故事

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80年专题



内蒙古乌梁素海候鸟栖息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供图

一二七年不断流的背后，是越算越细的水账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可素娟

□洪安娜

1997年，在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值守职工数出一个让人心慌的数字：226！那一年，他们有226天没有测到流量。干涸的河床一路爬到河南开封附近，海水侵蚀着岸线，白花花的盐碱从地里翻出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却无法“奔流到海”。

两年后的春天，好消息顺着河道传了下来。1999年3月11日，黄河全线复流，久违的河水重新漫过利津水文站的测验河段。水文站的职工们提着流速仪、爬上测验吊箱，抢测出一连串让人振奋的数字：109立方米每秒、663立方米每秒……几天时间，流量一格一格往上抬。测一次，就欢呼一次。

曾经断流多年的大河终于重新奔流，并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可素娟是这一次历史性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可素娟1988年参加工作，先在黄委水文局做水文研究，亲历过断流年代最焦灼的岁月；2003年起守在黄河水量调度一线，一干就是20多年。在她的记忆里，27年不断流的背后，是一本越算越细的“水账”。

这本水账的第一笔，从黄河的“困”字写起。

黄河河川径流量只占全国的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浇灌17%的耕地。1987年，国务院批复《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370亿立方米分给沿黄省区，210亿立方米留给输沙和生态入海。

“方案批了，但当年很难落实。”可素娟回忆，各省区想用多少用多少，无序争水，断流仍在一次次发生。直到1998年底，这笔悬了多年的水账，才开始归还：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水利部联合颁布《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黄委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1999年3月1日，黄河第一份调度指令从郑州发出；仅仅10天后，黄河就实现了全线复流。

第二笔账，是“紧账”。

2003年9月，可素娟调入黄委水调局，正好赶上“紧日子”：2002至2003调度年度，黄河来水不足300亿立方米，沿黄地区“勒紧裤腰带”才守住大河底线。2009年初，五省冬麦区特大干旱，受旱面积一度达1.06亿亩。黄委发布流域干旱红色预警，加大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输水35.3亿立方米，净补水7.4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旱情。

难关一道道闯过，大河的水，一年比一年调得稳。

这本账里，也有可素娟自己添上的一笔。刚调入水调局时，与紧日子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套正在“长大”的系统——黄河水量调度管理系统。她一头扎进系统的应用与完善中，每天与开发人员调试，逐个模块测试运行。两个月后，系统成功投入应用。此后每一年，黄委一份份调度决策背后，都有它的影子，为黄河水量调度提供数字化支撑。

第三笔账，是“细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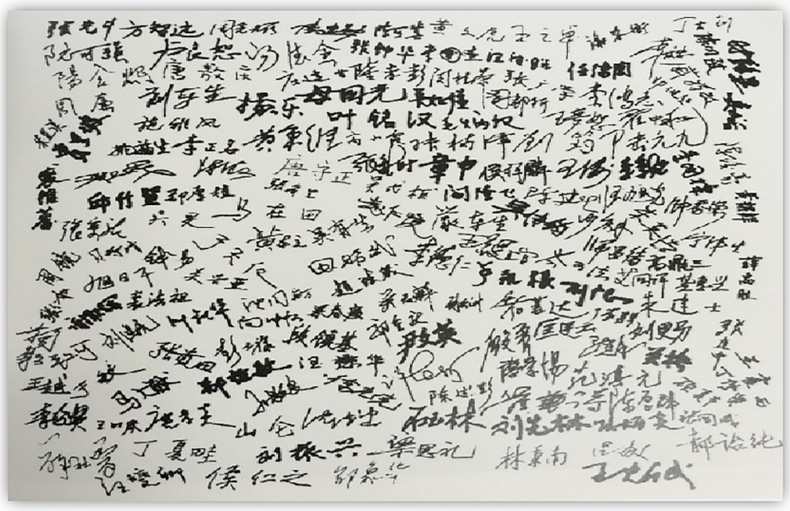
在她的讲述里，27年的调度像一场接力，目标一路升高：从确保不断流，到功能性不断流，到生态调度，再到建设幸福河。2006年《黄河水量调度条例》颁布实施，调度范围扩到全干流和重要支流。账，也越分越细：流域机构代表国家分好“总账”，沿黄各省区落实“四水四定”；2026年，优化调整后的分水方案落地，河南、山东压减用水指标腾退给上中游；黄河流域首单跨省域用水权交易签约，“远水解近渴”成为现实。

细账算出来的，是大自然的回报：入海口的利津断面，年均入海水量196.62亿立方米，比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值多了近四成；预警线从30立方米每秒抬到50立方米每秒，干流和9条重要支流20个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监管全面落地。三角洲的芦苇荡里，鸟类由187种增加到400余种，多年不见的黄河刀鲚，重新游回了河口……这些可喜的变化，正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生动注脚。

这本厚重的水账还在继续书写：黄河干流连续27年不断流，累计供水5873亿立方米，全流域1.2亿亩耕地、60多座大中型城市供水安全得到保障。今年四五月间，山西、陕西出现旱情，万家寨水库随即加大下泄水量，精准补水抗旱。这样紧盯水情、动态调整的调度，日复一日，从未停歇。

在可素娟看来，这本账记下的，更是治水理念的三次跨越：从守住“不断流”的底线，到让大河恢复健康，再到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曾经刺眼的“226”，早已被大河重新写过——从1999年8月12日那天起，黄河再也没有断过流。

“习近平总书记讲，‘有多少汤泡多少馍’，‘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让水资源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在黄河水资源调度工作中，这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遵循，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可素娟说，思路找准了，就踏踏实实走到底。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珍惜用好每一方水，精打细算、科学调配，黄河就一定能源源不断奔流入海。”



1998年初，163位院士联名呼吁“行动起来，拯救黄河”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供图



河南引黄灌区干渠护万顷粮田　　河南黄河河务局供图



黄河滩区小麦喜获丰收　　黄河水利委员会供图

治黄物证

送给母亲河的浪漫信物

□讲述人：**崔高伟**（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枢纽管理所所长）

在三盛公水利枢纽旁边，静静地伫立着一座锁形水利景观。因为造型独特，常常会被来访者问起。每当这时，我都会骄傲而自豪地跟他们介绍，这是水利人送给母亲河的浪漫信物。

这座“黄河结”，当地群众更爱叫它“同心锁”。3把巨锁扣在一起，高27米、重240吨，由6扇拦河闸的退役闸门改造而成。

过去河套地区没有控制性水利工程，“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是河套人民长久以来的困扰。

1959年，3万多名建设者奔赴祖国北疆，靠铁锹、扁担、独轮车，夜以继日筑起三盛公水利枢纽。1961年枢纽通水，黄河水顺着总干渠“二黄河”润泽河套万顷良田。

几十年间，老闸门反复启闭，见证岁岁粮丰。2003年枢纽进行除险加固，管理单位没有将换下的闸门当废品处置，而是在循环利用上集思广益，将旧闸门重塑为3把环扣巨锁，让守过黄河的老闸门在岸边获得新生。

2024年，管理单位以“同心锁”为中心，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广场。平日里广场游客络绎不绝。锁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字样前，常有人合影留念。

一位蒙古族大娘指着“三把锁”说：“这就像咱们各族群众，紧紧相连相依，谁也离不开谁。”我便顺势讲起“同饮一河水，民族一家亲”的治水故事。

最令我难忘的，是今年夏天的祖孙二人。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孙女搀扶下久久凝望“黄河结”，轻声说：“这闸门，我当年也启闭过。”

孙女跟我说，一路上爷爷都在念叨，没想到老闸门“退休”了，还在守着这条润泽河套的母亲河。说起当年简易工棚、风餐露宿的日子，老人眼里泛起泪光。正是一代代水利人攻坚克难，才换来河套平原年年五谷丰登。

岁月无声，巨锁无言。这枚凝结着治黄记忆的“黄河结”，锁住的是一段滚烫的水利建设征程，更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向远的深厚情谊。



黄河结（同心锁）　　**崔高伟** 供图

鲁北一座闸的“三个故事”

□讲述人：**李宏**（山东省博兴县打渔张灌区管理服务中心工程灌溉股股长）

黄河下游矗立着一座运行了70年的引黄工程——打渔张灌区引黄闸。这座与新中国同成长的历史建筑，见证了这方水土的发展历程。在水利战线工作了30多年的我，忘不了关于它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名”的故事。打渔张灌区，其实并不在打渔张村。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筹建打渔张灌区，因渠首原设在打渔张村附近而得名。后来苏联专家实地考察，建议将渠首闸址上移17公里，选在王旺庄险工段，因为那里更利于引水。当时灌区名称已上报获批、在册存档，难以更改，但闸址选择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最终做了调整。就这样，这座后来名扬国内外的大型灌区，一直沿用“打渔张”这个名字。

第二个是“闸”的故事。在灌区引水口，依次矗立着1956年建设、1981年和2017年改建的三座引黄闸，闸室都落在最初建设的中轴线上——多年运行证明，当初的选址是最优的。人们把三座闸叫作“老年闸”“壮年闸”“少年闸”，恰似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时代。闸名是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马背上的书法家”舒同亲笔题写，行笔豪迈，历经近70年风雨，苍劲犹在。

第三个是“水”的故事。灌区建设的初衷是治理滨海盐碱地，70年来，黄河水却越流越远：大型调水工程引黄济青的渠首就是打渔张引黄闸，1989年通水以来累计向胶东调水132.57亿立方米；博兴县大部分灌溉、工业用水依托灌区引水，乔庄镇20世纪90年代起发展淡水养殖，如今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5万亩，年产值约13亿元，成为“中国白对虾生态养殖第一镇”。从“治碱保温饱”到“一虾富一方”，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跟着大变样。

如今，我仍守着这座闸、这条渠。我们要做的，是把打渔张引黄灌区建设成节水型、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灌区，让黄河水继续润泽齐鲁大地。



打渔张灌区引黄闸　　**李宏** 供图

一座碑，铭记黄河水爬上三百米旱塬

□讲述人：**马小丽**（宁夏水利博物馆展览陈列科副科长）

在我工作的宁夏水利博物馆，立着一座厚重的花岗岩奠基碑。碑面正中，“奠基”两个大字刚劲醒目；碑身镌刻着工程全称“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落款：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一日。30年过去，碑文依旧清晰。这座碑的背后，承载着数十万群众的命运转折。

碑上的历史，要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说起。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老一辈移民回忆：过去家家户户靠水窖存雨、靠天吃饭。缺水，是困住几代人的最大苦难。

水不通，民难富。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启动——要把黄河水逐级抬升近300米，送上荒芜旱塬。建设者们住帐篷、吃干粮，顶狂风、御严寒，一渠一泵开拓、一寸一米推进，硬是把黄河水引上高位旱塬，创造了“黄河水上旱塬”的奇迹。

1998年，黄河水第一次涌入红寺堡荒原。通水那天，搬迁群众自发赶来，蹲在渠边捧起活水，热泪潸然。这渠水，结束了当地千年无黄河水灌溉的历史。

移民王航弟的故事，是数十万人的缩影。她本名王彩霞，老家在宁夏西吉县的山区里。2002年，她全家从约300公里外的碱滩村搬进红寺堡。办登记时，“王彩霞”被误写成了“王航弟”。如今回味，这个笔误竟像一种预言：漂泊的彩霞，从此扎根有水的新家园，重新“启航”。2016年，夫妻俩平整土地，种下50亩枸杞。黄河水淌进田间，碱地变成了良田。这几年采摘季，她把枸杞从发芽到装车全过程搬进直播间，两万多斤干果销售一空。她还常在直播里念叨一句话：“用双手奋斗，日子就比枸杞还红火！”

如今旱塬旧貌换新颜：渠网纵横、良田万顷，23.5万各族群众从喝窖水到饮自来水、从靠天吃饭到节水灌溉。一渠扬黄水，润泽的是土地，凝聚的是民心。

每次走到碑前，我总会想起那句朴实的话：共产党好，黄河水甜。这座碑奠下的是水利根基，立起的是民心——它还会把黄河与红寺堡的故事，讲给每一位来博物馆的人听。



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碑
马小丽 供图

本栏目文字由洪安娜、葛家诺采访整理

本版责任编辑：葛家诺　检查校对：王曼玉　张佳鑫　美术设计：王振航　照排：葛家诺　电话：(010)63205297　电子邮箱：jsgl@chinawater.com.cn